

<<我父亲的梦想>>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我父亲的梦想>>

13位ISBN编号：9787544706919

10位ISBN编号：7544706915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译林出版社

作者：[美国] 巴拉克·奥巴马

页数：407

译者：王辉耀,石冠兰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我父亲的梦想>>

### 前言

离这本书第一次出版已将近十年了。

我在初版的介绍中提到过，写作这本书的机缘来自我还就读于法学院的时候，因为当时我成功地当选了《哈佛法律评论》的首位非裔美国人社长。

经过几次务实的公开洽谈后，我收到了一位出版商的预付款，于是开始写作，相信自己的家族故事以及我为理解这些家族故事而作出的努力，可能会在某些方面涉及到美国历史上无法抹灭的种族隔阂问题，以及地位身份变动的状态（一直以来，这都是一个飞跃，一种文化冲突的状态），那是我们现代生活中的烙印。

与大多数第一次写作的作者一样，我对于这本书的出版寄予了厚望，同时又感到遗憾。

我希望这本书可以超越我年轻的梦想而大获成功，而遗憾的则是我并没有写下什么值得讲述的事情。

事实刚好是处于两者之间。

这本书得到了还算不错的评论，事实上评论的人只是在出版商安排的刊物上发表意见。

书的销量平平。

于是，几个月后，我仍继续我原来的生活，并且确信，我的职业写作生涯是短暂的，但还是很高兴自己能没有损失一丝一毫的尊严便走过这段路程。

在出版后的十年里，我少有时间来反思这本书。

在1992年的大选中，我负责一个选举人的登记方案，开始从事民权工作，并且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教授宪法。

我和妻子买了一处房子，幸运地拥有了两个漂亮、健康、淘气的女儿，为还清账单上的债务而努力着

。

## <<我父亲的梦想>>

### 内容概要

1961年8月4日生于夏威夷檀香山，曾为社区组织者、执业律师和芝加哥大学宪法讲师。

2008年8月27日，奥巴马击败强敌希拉里，正式获民主党提名总统候选人、为美国史上主要政党首位有黑人血统的总统候选人。

奥巴马为黑白混血，父亲是来自肯尼亚的留美学生…… 奥巴马的快速崛起已成为21世纪政坛传奇，1996年当选伊利诺伊州第十三区参议员，走上政治之路，但直到2004年8月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铿锵有力的讲演，始声名大噪。

奥巴马是近年来演讲最动人心与最具草根魅力的政治领袖，他靠民间小额捐款就使竞选经费达到2.33亿，打破美国历年纪录。

是130万普普通通的美国人在为奥巴马捐款，因为他们支持他。

此次竞选口号为“改变”，主要政见为从伊拉克撤军，降低能源依赖与实行全面健保。

奥巴马作为美国两百多年历史以来首位黑人总统，开创了历史新章。

本书是目前国内奥巴马唯一亲笔授权的自传，被《时代》周刊誉为“美国政坛有史以来最好看的回忆录”。

全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我的身世》讲述了奥巴马的家庭背景和他辛酸的童年生活；第二部《芝加哥起飞》描述奥巴马在芝加哥南区三年的社区工作；第三部《梦回肯尼亚》描述奥巴马与同父异母的妹妹在纽约见面后展开的肯尼亚部落寻根之旅。

## <<我父亲的梦想>>

### 作者简介

奥巴马出生于夏威夷。

父亲是肯尼亚一名黑人经济学家，母亲是美国一名白人女教师。

父母在奥巴马两岁的时候分手，在听说父亲1982年在肯尼亚死于车祸前，奥巴马只见过父亲一次，奥巴马跟着母亲和姥姥姥爷长大。

父亲离开了，奥巴马跟着母亲长大。

邓纳姆后来嫁给了一名印尼石油公司的经理罗罗·素托罗，素托罗由于工作的关系需要去雅加达，于是，邓纳姆带着6岁的奥巴马去了印尼。

奥巴马在印尼度过了四年的童年时光。

10岁时，母亲与继父离婚，奥巴马回到了夏威夷，大部分的时间他和外祖父外祖母生活在一起。

在2004年7月，民主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奥巴马被指定在第二天做“基调演讲”。

所谓“基调演讲”，就是民主党人阐述本党的纲领和政策宣言，通常由本党极有前途的政治新星来发表，1988年做“基调演讲”的人就是时任阿肯色州州长的克林顿。

奥巴马不负众望，他亲自撰写演讲稿，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

在演说中他提出消除党派分歧和种族分歧、实现“一个美国”的梦想。

45岁的奥巴马演说极具魅力，灿烂的笑容更虏获许多民众的心。

与过去有意竞选总统的黑人前辈相比，奥巴马是首位在初选前民调获得全国性支持的明日之星，打败2008年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

<<我父亲的梦想>>

书籍目录

第一部 我的身世 第二部 芝加哥起飞 第三部 梦回肯尼亚

## &lt;&lt;我父亲的梦想&gt;&gt;

## 章节摘录

第一部 我的身世那是在我二十一岁生日刚过几个月之后的一天，一个陌生人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个消息。

当时我住在纽约哈莱姆以东和曼哈顿区交界处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位于第一大道和第二大道之间的第九十四街，那里的环境并不怡人，草木贫瘠，一排排灰黑色的临街公寓遮住了一天当中的大部分阳光。

我住的那个公寓楼很小，地板已经倾斜，供暖断断续续，楼下的门铃也坏了，前来造访的客人必须事先在街角的加油站打一个付费电话才能上来。

那儿还有条像狼一样大小的黑色杜宾犬，嘴巴里总是叼着一个空啤酒瓶子，夜幕降临的时候，它就会机警地走来走去。

其实这些都跟我没多大关系，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客人。

那些日子，我总在焦躁不安地忙碌于自己的事情，忙碌于那些没有实现的计划，当时的我总是把其他人看作是多余的干扰，不过我倒也并不是不喜欢和人交往。

我还是乐于与那些波多黎各裔的邻居们用西班牙式的客套语寒暄上几句的。

在下课回来的路上，我还会经常停下来与一群男孩子们攀谈一会儿，他们整个夏天都待在门廊上谈论尼克斯队，谈论他们在前一天晚上听到的枪声。

要是赶上好天气，我和室友就会围坐在炉火旁抽上几根烟，欣赏暮色渐渐淹没了城市上空的蔚蓝。

要不然我们就会看着那些住在旁边高档社区的白人到我们街区来遛狗，让狗在路边拉屎。

这时，我的室友就会怒气冲冲地朝他们大骂：“把狗屎弄干净，你这杂种！”

在他们弯下腰去铲狗粪便的时候，我们就会面无愧色地嘲笑主人和狗。

每当那样的时候我也会感觉到快乐，但那快乐只是暂时的。

一旦谈论的话题偏离了主题，或者转向了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我就会找个理由起身告辞。

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享受孤独的世界，因为我知道只有那里是最安全的。

我还记得当时有一位就住在隔壁的老人，和我有着相似的性情。

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生活，偶尔外出时，人们就会看见一个苍老佝偻的身影，穿着一件厚重的黑色外套，戴着一顶怪模怪样的软呢帽独自蹒跚而行。

有时候，我在楼下碰巧看到他刚从商店买东西回来，就会主动上前帮他把东西提上楼去，他会看看我，然后耸了耸肩。

于是我们就一起上楼了，在每一层的楼梯拐角处他都要停下来歇一歇。

终于到了他家门口，我小心翼翼地把袋子放在地上，他礼节性地点点头表示谢意，然后就走进房间关上了门。

我们甚至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他也不曾向我表示过一次感谢。

老人的沉默寡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心里我把他视作自己的同类。

然而不久之后的一天，我的室友发现他倒在了三楼的楼梯平台上，双目圆睁，已经僵硬的身体像个婴儿一样蜷缩着。

人们纷纷上前围观，一些妇女在胸前画着十字，小一些的孩子激动地窃窃私语。

最后，医护人员把尸体抬走了。

警察到老人的公寓里进行查看：这是一间非常整洁的公寓，空空荡荡的，几乎什么都没有。

房间里只有一把椅子、一张桌子，还有一幅退色的妇人肖像，挂在壁炉架上。

画中的妇人，眉毛浓丽，笑意温柔。

有人打开了冰箱，在里面发现了将近一千美元的一叠小额钞票，这些钱都用旧报纸包着的，小心地藏在蛋黄酱罐头和泡菜缸后面。

这个场景弥漫着的孤独感触动了，在那一瞬间，我多么希望我知道这位老人的名字啊。

然后，几乎与此同时，满怀着悲伤，我却又为这个愿望感到后悔。

我感觉似乎这样的想法会破坏我们之间的灵犀：好像，就在那个空空如也的房间里，那位老人正在低声诉说着一个从未向人提及的故事，正在向我讲述一些我宁愿不去听的事情。

## &lt;&lt;我父亲的梦想&gt;&gt;

大概又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在十一月一个寒冷又阴沉的早晨，太阳被薄雾般的云遮住了，光线十分昏暗。

这时，另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当室友把电话递给我的时候，我正在准备早餐，炉上煮着咖啡，锅里煎着两个蛋。

电话里满是静电的噪音。

“巴里？”

巴里，是你吗？

” “是的……哪位？”

” “喂，巴里，我是简婶婶。

我在内罗毕。

能听到我说话吗？

” “不好意思，你刚刚说你是？”

” “我是简婶婶。

听着，巴里，你爸爸死了。

他出车祸死了。

喂？

听得清吗？

我说，你爸爸死了。

巴里，打电话给你在波士顿的叔叔，告诉他这件事。

我不能再说了，好了，巴里，我会再打电话给你的。

” 就这样，电话挂掉了，我跌坐在沙发上，任凭锅里的蛋烧焦，凝望着石灰墙上的裂缝，试图衡量自己的损失。

直到我的父亲去世，之前，对我来说，父亲更多的还是一个虚构的存在，仿佛不仅仅是个普通的男人，但又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1963年，我还只是一个两岁的孩子，他就离开了夏威夷回肯尼亚了。

因此，作为小孩子的我，只能通过母亲和外祖父母讲过的关于他的故事来了解父亲。

他们都有各自偏爱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因为讲过无数遍而无懈可击地通顺。

现在我仍能回想起那些场景。

晚饭后，外祖父斜靠在他那把旧式椅子上，嚼着威士忌，用从烟盒上撕下的玻璃纸剔着牙，讲述我父亲因为一个烟斗而几乎将一个人扔下大风口的故事。

“是这样，你妈妈和你爸爸决定带那个朋友参观一下这个岛。

所以他们就开车前往大风口，巴拉克一路上几乎都开错了边：” 母亲对我解释道：“你爸爸可算不上一个好司机，他习惯英国人的驾车方式，靠左边开车，而且如果你提出什么异议的话，他就会生气地嘲弄美国人的驾车规则：” “好了，这个时候他们到了目的地，下了车，站在栏杆内欣赏风景。

巴拉克用我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一个烟斗抽着烟，用烟管指点着所有的景点，活像一个航行在大海中的船长。

” “你爸爸非常喜欢这个烟斗，” 母亲再次打断了外祖父的话。

“他学习的时候，整晚都要用这个烟斗抽烟，有时候还。

” “瞧你，安，你是要自己讲还是让我把这个故事讲完？”

” “对不起，爸爸。

你继续讲吧。

” “不管怎样，他那位倒霉的朋友：他也是一个非洲学生，是吧？”

他刚刚来到这里。

这个倒霉的家伙肯定是被巴拉克拿烟斗的样子吸引住了，于是他问，能不能也让他抽一下。

你爸爸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同意了。

这个小伙子抽第一口烟的时候，就被呛到了，他不停地咳嗽。

由于咳得太厉害了，烟斗从他手中滑落，掉到了栏杆外，落在了一百英尺深的悬崖上。

## &lt;&lt;我父亲的梦想&gt;&gt;

”外祖父停下来拿起酒瓶，抿了一小口。

“嗯，当时，你爸爸非常有风度地等到他的朋友不再咳嗽了，才叫他爬到栏杆外把烟斗捡回来。那个小伙子瞥了一眼那个九十度的峭壁，然后告诉巴拉克他会给他买个新的赔偿：”“非常可行。”图的声音从厨房传出来。

(我们称呼我的外祖母为图图，图是简称；夏威夷语的意思是“祖父母，外祖父母”，因为在我出生的那天，她认为自己仍然很年轻，不想被叫做外祖母。

)外祖父皱了皱眉，但他决定当作没有听见。

“；但是巴拉克坚持要拿回‘他的’烟斗，因为这是一件礼物，无可替代。

于是，那个小伙子又向下望了一眼，再次摇了摇头。

这时，巴拉克把他整个人提了起来，往栏杆外甩去！

”外祖父大喝一声，高兴地拍了下自己的膝盖。

在他大笑的时候，我想象自己正注视着我的父亲，他在明亮的阳光下显得更为黝黑，那个冒犯他的小伙子被举了起来，乱晃着胳膊。

多么可怕的审判情景啊。

“他并不是真的要把他丢到栏杆外去，爸爸。

”母亲关切地看着我说，但是外祖父又啜了一口威士忌，继续讲他的故事。

“这时，其他人都开始来围观了，你妈妈恳求巴拉克放下他。

我猜巴拉克的朋友只能大气都不敢出地祈祷了。

不管怎样，几分钟后，你爸爸把那个人放下来了，拍拍他的背，让他平静下来，还提议大家一起去喝一杯啤酒。

你不知道，你爸爸在接下来的旅途中是怎样表现的：完全若无其事。

当然，他们回到家之后，你妈妈仍然非常害怕。

事实上，她几乎不敢开口跟你爸爸说话。

而巴拉克也没有起什么帮助作用，因为你妈妈想要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他只是摇摇头开始笑起来。

‘放轻松些，安娜，’他对她说：你爸爸是低沉的男中音，是这样的英式口音。

”外祖父用下巴抵着脖子，追求完全逼真的效果。

“‘放轻松些，安娜，’他说，‘我只是想让那家伙知道，对他人的财产要小心照看！

’”外祖父就又开始笑起来，直到他咳嗽起来，这时图就会小声地嘀咕着，她认为我父亲知道烟斗只是因不慎而掉落实在是件幸事，否则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母亲就向我眨眨眼睛，说他们都有些言过其实。

“你爸爸是有点跋扈，”母亲微笑着承认，“但是他本质上是个非常诚实的人，这使他有时显得不那么变通。

”她喜欢我父亲温和的一面。

她会给我讲这样的故事。

他穿着平时最喜欢穿的衣服去领取BK联谊会的钥匙一牛仔裤和一件印着豹子图样的旧针织衫。

“没有人告诉他那是一个多么高的荣誉，所以他进去之后，发现那个庄严的房间里，所有的人都身穿正装。

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他发窘。

”接着，外祖父会突然深思起来，开始自己点起头来，他会说：“这是真的，巴，你爸爸能够在所有的情况下胸有成竹，这也是为什么人们都喜欢他的原因。

记得那时他需要在国际音乐节上唱歌，是吧？

他已经同意演唱一些非洲歌曲，但是当他到达时会场已经是一片骚乱。

紧挨他之前表演的是一个半专业的女歌手，一个带着整支乐队的夏威夷女孩。

其他人可能会就此打住，你知道的，然后解释说出了什么差错。

但是巴拉克绝不会这样。

他站到舞台上，面对着满场的观众开始唱歌：我告诉你吧，这可是非常了不起的演出：虽然他唱得并



## <<我父亲的梦想>>

不算好，但是他极其自信，于是很快像其他人一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外祖父会摇晃下头，从椅子上站起身，打开电视。

“现在，你可以从你爸爸身上学到些东西，”他告诉我，“‘自信’，这是一个男人成功的秘诀。

”那就是所有这些故事的叙述方式：简洁明快，真实性可疑，一夜之间就能连续讲完。

经年累月，这些故事就成为了我对家族的记忆，就像那些还保留在家中的父亲的几张照片一样，那是一些老的黑白冲洗照片，是我为了寻找圣诞节的装饰或者旧的潜水设备而搜遍储藏室时偶然翻到的

。从我开始记事的时候起，母亲已经开始与那个后来成为她第二任丈夫的男人谈恋爱了。

无需任何解释，我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些照片会被藏起来。

但是偶尔，曾经和母亲一起坐在地板上，在散发出灰尘味和樟脑球味的破旧相册里，我一面仔细端详着父亲：露出灿烂笑容的黑色面孔，突出的前额和一副厚重的眼镜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一些：一面还听着母亲独自讲着他生平的事情。

我知道，他是一个非洲人，属于肯尼亚卢奥部落，出生在维多利亚湖畔一个叫阿兰戈的地方。

## <<我父亲的梦想>>

### 媒体关注与评论

当母亲告诉我那些南部学校的防除产只能读从富有白人学校里传出来的书，却仍然能成为医生、律师和科学家时，我为自己早上不愿起床学习而感到羞愧。

——选自《第一部 我的身世》组织者是赚不到钱的，他们的贫穷正是为人正直的证据。

——选自《第二部 芝加哥起飞》那推倒任何使人弯腰而不是直立之力量的决心，能在从前没有音乐的地方谱出乐章。

——奥巴马人生感悟美国政坛有史以来最好看的回忆录。

——《时代》周刊奥巴马是个有故事的人。

——吴念真

## <<我父亲的梦想>>

### 编辑推荐

《奥巴马回忆录:我父亲的梦想》是奥巴马唯一亲笔授权自传，总统奥巴马的身世、成长与梦想，美国政坛有史以来最好看的回忆录：《时代》周刊。

孙中山先生是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奥巴马是美国首位黑人总统，夏威夷同所中学出了两位总统，确是一段佳话。

奥巴马的成长、亲情、友情和爱情，尽在此书。

探寻奥巴马背后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不平凡的美人有着一位怎样的母亲。

《奥巴马回忆录:我父亲的梦想》是富于文学性的大手笔。

如果你有着与奥巴马一样的出生，一样的童年，你会长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父亲的梦想>>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